

HONGFEI JIN

雪米莉 著

紅粉俏千金



紅粉俏千金

雪米莉 著

HFQQQJ

(青)新登字001号

红粉俏千金

雪米莉 著

*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宁市西关大街96号)

青海西宁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9.25 字数:198千

1993年4月第1版 199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30,000

ISBN 7-225-00635-5/I·82 定价:5.20元

目 录

第一章	劫匪惊魂	(1)
第二章	双雄倾心	(29)
第三章	海滩冤鬼	(63)
第四章	迷幻陷阱	(100)
第五章	别墅淫浪	(135)
第六章	黑道血斗	(170)
第七章	一点残红	(208)
第八章	魔窟真情	(251)

第一章 劫匪惊魂

被一位柔娜似柳的靓女钟爱，怎么会成为一种心里负荷？犹如一只泊岸的小舟，不愿被丽风带入滟湖，真有点莫名其妙。

莫传生此刻的心境便是如此，言不明道不清。

头盔里，一双虎眼炯炯。戴着黑皮手套的右手轰着油门，铃木 125 摩托像一只红弹猛窜。

他计算着，从观塘警署出发，沿着观塘道疾驰八分钟，拐入太子道东，经土瓜湾道、漆咸道北，再过康庄道约十分钟，最后花三分钟驶到梳士巴利道尽头，文化中心那座颇为雅致的建筑就会投入视线。

作为一名强悍的皇家警员，莫传生对于距离、速度的计算和实施是胸有成竹的。

说起来，阿生真是在进退维谷的情况下赴约的。这一阵子，上司陆 Sir 往他肩上压了沉甸甸的好重一副担子。他和搭档威仔几乎昼不贪食夜不求寝，跑遍了观塘区的几十所中学，

想查证最近连续发生的女学生失踪案，可还两手空空，只是多了一身臭汗。便装刑警真是份苦差。

上午柳茹絮打了两次电话来，非要他下午三点半去沙尖嘴。

“算我求你哪，阿生——”听筒中传来柳茹絮的娇声嗲气，令任何阳刚男儿都不免怦然心动，“你要不来给我捧场，我就成了大牌红星——哼，也压根来不了劲儿。阿生，你未必存心要我栽吧？”

“阿絮，我真的难以抽身呀。我是在圣德女子中学接你的电话，这会儿正问得口干舌燥，焦头烂额呢。”

“我不管。阿生，就一个下午，你都不肯让给我？”

“那你问问威仔，他可以证明——”莫传生没办法，拉出一个挡箭牌。

“好好好，叫威仔听电话！”柳茹絮嗔声一嚷，听来绝没有退缩的意思。

莫传生对威仔耳语一句，威仔做个鬼脸，接过话筒。

“絮姐——”

“是威仔吗？你听着，你跟阿生的公事儿你一个人担了，今天下午我约会他，听见吗？”对威仔听筒里就变了调子，柳茹絮仿佛成了阿姐。

“这——”威仔两边受夹，无以言对。

“这点儿忙你都不给柳姐帮呀，还想找我牵线，得一个娇娃相好？”

“不不——”威仔可不敢应这一招，捧着话筒忙道，“柳姐柳姐，这事儿小弟担待了。我想你的心上阿哥准点到。你可别给我一张冷脸。”

威仔舔舔干唇，又把话筒递还给莫传生，一歪脑袋表示没办法。

“阿生——”柳茹絮简直语如粘泥了。

“好，我来。”莫传生爽声回答。

只听听筒里传来笑声，可以想象那边时装模特儿的喜狂。

莫传生与柳茹絮自小就是街邻。在狭窄的福塘道的一座旧公寓楼下，莫传生的老爸开了一个果档，小生意勉强维持一家生计。街对面有家隆兴西装铺，柳裁缝凭着一把利剪，也居然可养家糊口。相邻相伴，到莫传生高中毕业考入黄竹坑警校，比他矮两年级的柳茹絮已经是蓄情怀春，英风帅气的莫传生早占满了花苞少女的盈盈心扉。

自古便有青梅竹马这一美喻。偏偏此话落到莫传生头上，却有点似紧箍咒。不言则罢，一提便觉受制，顺畅的情感之流便落下闸门。

爱是一种鲜生活泛的情愫，需要不断注入新奇异常的反应。世俗鄙弃的喜新厌旧，其实应该正名。不管是初恋还是老伴，彼此都应该让自己时时更新于对方眼前，柳暗花明，浓荫深处又是一派天地。犹如那句众所周知的电视广告词——“哇，没想到吧？”

其实，柳茹絮凭模样身段真正算得一位青春佳丽。在观塘一带是名声爽朗。凭她那身高1.74米，胸围83公分，腰围62公分，臀围87公分，肩宽43公分的标准，涉足于香江时装模特儿圈内，就可见其容颜姿态非同寻常。

然而，英武警官却始终对钟情于己的靓女若即若离，未有如火如荼的对应。这到底是为什么，连莫传生自己也不明白。难道与生俱来就一副铁肝铜肠？或是从小相处反倒不觉

吸引？

跨下摩托车，揭开头盔。莫传生整理了一下自己特意换上的一套浅蓝色红条杠T恤衫，径直踱入文化中心。只见两旁停满了豪华房车。

丽都时装精品公司今天在这里举办的夏季时装表演，主要宾客都是本港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的一些时装业大亨。拱形的大厅已被紫绒落地窗幔遮住日辉，意在使长条形的表演台能在最现代的七彩激光中任时装天使如梦如幻，尽泄其美艳绝伦之魅力，猛展她惑眼煽情之香劲。

莫传生沿着环行长廊，先来到后边的换装间。

一眼便见身着一套闪烁耀眼的白丝绸长裙的柳茹絮，正望眼欲穿的站在门边的大玻璃镜前。

“阿絮——”莫传生唤道，尽量让自己多带一种柔情。

“阿呀，真要我罚你？”柳茹絮嗔声嗔气，一双明眸秋波盈动，红唇中透出一股殷殷的盼念。

“我这不是来了吗？”莫传生淡淡一笑。

“你不来，我真不知待会儿双腿在台上怎么迈步了。”柳茹絮眼梢一斜，浓情蜜意便自然溢出。

“那么严重？”莫传生搔搔后脑勺，双眼溜到了一旁，不去接应那热辣辣的视线。

“你呀，就一根木头——”柳茹絮轻轻一揉莫传生的宽肩，接着递上一串亮灿灿珍珠项链，柔柔地道，“替我戴上。”

莫传生接过项链，抬手绕过柳茹絮的玉颈欲与她扣戴。他的眼光禁不住略略滞顿了。

白绸裙宽敞的领口上，显露出娇媚丽人一片粉白的肌肤，如雪如膏。玉颈与高盘着发髻的脑后交接处，细茸茸的汗毛

更有一种撩动心扉的性感直射，令莫传生腑内倏然滚出一股情浪，哗哗拍打着胸腔。他情不自禁舔舔嘴唇，似觉大脑发出一道驱动的指令。尤其恍惚间透入鼻孔的一股漫漫香气，使他再难以自持——

眼一抬，却看见镜中柳茹絮正楚楚欲待，情念如火。再看自己，脸红失态，顿觉一种羞怯，立时冷却下来。

“戴上这项链，你更增色了。”莫传生松开了双手。

柳茹絮轻轻一抿嘴唇，她已经历过这种戛然而止的情景。回过身，望着自己的钟情俊男，她淡淡一笑。说实话，她很佩服他，是个好车手，再猛再撞也能制动。真要占了他的心，可以高枕无忧，不怕野花浪女来招惹。

“表演完了，我们一块儿去金格兰大酒家宵夜，我请你吃法式美餐。”柳茹絮瞟着莫传生说。

“哟，真要大红大紫哪，那么慷慨。算啦，还是找家潮州菜馆吧，该我作东。”莫传生认真地说。

“这句话还爱听。只要你请，上哪儿吃什么我都有味儿。”柳茹絮是情丝不断。

领班来催柳茹絮准备上场，莫传生便去了大厅。

厅内气氛热烈，众多豪商已入座，那些富婆个个衣着华丽富贵，仿佛不是来看时装模特儿表演，倒是她们在争奇斗艳，炫美耀彩。

莫传生往厅内巡视一周，欲找个空位就近坐下，就这当儿，心中却一动。

左侧角落上，坐着两个彪强男士。虽西装直挺，眉眼却暗自展示一股匪气——莫传生与这类歹人日月相交，自然心有灵犀，入目便能分辨。再细细巡睃，果然就发现还有几名

如此表里不一之徒，混杂于名士贵宾之中。

莫传生暗暗思忖已定，便在后面最不起眼而又能纵观全景的一角坐下。若有异变，以利挺身出击。

掌声骤起，台上出现一位胖乎乎的中年绅士。原来是丽都公司刘老板，他简短致辞。一番动人言语之后，时装表演便开始了。

激光柱在节奏强烈的音乐声中扫射，正面的立体景中，闪出三位着装各具特色的模特儿，变幻造型之后，迈动轻盈的步态，走下平台，直入越过观众席的表演区。

莫传生认出其中一个便是柳茹絮。他隐隐觉得，阿絮在长台端头的定型中，眼光悄悄一晃，仿佛是在寻觅什么。

这种深情，令莫传生不免一丝愧疚。自己本该坐到前面去。如若此刻喝一声彩，那会使阿絮大受鼓舞。

一个一个的表演动作在掌声和赞叹声中进行着。莫传生一直悄悄监视着那个人，却未发现有什么动静。难道自己判断有误，太疑神疑鬼了？

音乐变得徐缓庄重，一对新人步入台中。新娘的婚纱令所有观众都屏声凝视。造型别致浪漫的帽上，一朵红玫瑰缀于边沿，宽敞微翘如舟的帽沿，点点彩光四射。长袖采取了流行的蝙蝠式，与后摆漫漫长纱并联拖曳，宛若轻翼颺动，飘然欲飞。

直到一对天配地合之人伫立于台端，灿然笑意四溢，掌声如雷，喝彩似雨。莫传生定睛凝望，才发现那天仙般的玉容是谁。

“阿絮——”他呢喃一声，心扉被撞击出火花，溅落胸臆，烫意热情猛腾。

自己对柳茹絮的冷落，是否太不该了？他未免动摇起来。一瞬间，他觉得应把心灵的空间敞开，任这只春燕畅飞，由这条柔鱼欢游。

正在莫传生凝神荡思之时，猛听一声大喝：

“都不准动，老子的枪子儿不认人！”

说时迟那时快，两个蒙面彪汉抢上表演台，各提一支微型速射冲锋枪，对准台下。

而另外三个强人也头罩尼龙胶膜，分别从左中右持枪围住来宾。

莫传生咬咬嘴唇，缓缓移动右手准备掏枪。同时，虎眼怒视，看他们如何作歹。

“快点儿，把所有的首饰都交出来！”台上的彪汉恶狠狠嚷道。

那些富豪男女个个战战兢兢，急忙各自解脱项链戒指，中间那个强人则手提一黑布口袋，穿梭于人丛之中，让他们将财宝投入袋内。

莫传生轻轻吁口气，见他们并没有伤害台上的柳茹絮的意思。同时思忖，在厅内不宜阻截歹徒，只有待他们逃离时再动手。

他慢慢转过身，盯着大厅出口的玻璃门。如箭在弦上一般，双腿随时准备发力。

五个彪汉也不敢久留，如风卷落叶般将宾客们的首饰一扫荡，立即成一字形，背向厅门撤退。

趁他们不能顾及自己站立的角落，莫传生一蹲，缩在沙发椅下藏起身来，同时匍伏爬向厅门，抽出了自己那支 HP 型 9 毫米口径自动手枪。几个彪汉一接近厅门，拔腿便飞窜。他

们刚晃过匍伏于地面的莫传生眼中时，年轻警员的枪声已响。只听唉哟一叫，一个彪汉双手一张，螺旋般一转，仆地扭动。另一个肩膀绽出血花，捂着咬牙奔出。

莫传生腾身而起，冲到厅门。哒哒哒——一串冲锋枪弹射来，他忙掩藏于门旁。稍一呼吸，他如灵猫一般已滚出门外，在大理石地面上滑行七米远，同时又射击两枪。厅外是广场，只见手持装有首饰口袋的彪汉疾奔中被莫传生射中大腿，啪啦栽倒。口袋滚到几米外的一株棕榈树下。

莫传生正欲弹跳过去抢到口袋，不料刚才被击中肩膀的歹徒却跃上，一腿将口袋踢飞，被跑在最前的一个歹徒接住。而另一个歹徒却猛然将旁边长椅上一位看书的妙龄靓女挟住，恶狠狠的嚷道：“你要再追，我就打死她！”

莫传生停住了。虽然距两上歹徒只有七八米远，他却不能动手。必须让人质不受伤害。

“把枪丢了，手抱住头！”彪汉吼着。

莫传生只得扔下枪，可他扔得很准，离自己左侧刚好一米五远。那是他在警校练就的绝招，倒地一个前滚便能抓起枪来射击，时间不过 0.8 秒。

一辆蓝色的冷藏厢车急驶过来，显然是来接应的。四名歹徒中，拿着首饰口袋的家伙先跳上车，还得等待左臂受伤的那个拖着大腿血流如注的另一个向厢车靠近。

莫传生心里闪电般地想出了出击的时机。

就在两个负伤的家伙由已经上车的那个彪汉拉扯着登车，而挟持姑娘的彪汉回头催促的一刹那间，莫传生倒地一滚，犹如一道白光划过，随后砰砰便是三枪。

挟持着姑娘的彪汉太阳穴一股鲜血喷出，气都没吭一声

便松软了。那已经吓得面无人色的女子也随同软瘫下来，滚到了一块儿。

同时，正在车上帮忙的彪汉胸脯上中了两枪，往两个受伤的同伴身上倒下来，三人叠罗汉似地摔倒。

还没让周围人看明白，莫传生已出现在司机室边，黑洞洞的枪口伸进了窗口。那开车的瘦猴脸色惶惶，蔫蔫地耷拉下脑袋。

这当儿，警笛长鸣，几辆警车风驰电掣地冲进广场，在文化中心前停下。一拨警员跳下车来。莫传生亮出证件，简单讲明案情。

“阿生——”

耳畔一声呼唤，柳茹絮扑上前来，紧搂住自己的心上人。刚才那一幕她已目睹，惊悸惶然之余，已为莫传生的勇敢胆识和高超技艺所深深打动，也不顾周围众多观者，忘情失态地就在莫传生脸上热吻起来。

莫传生轻轻抚拍着她的柔肩。她还穿着刚才那套婚礼纱，容颜楚楚，姿色菲菲。高盘的发髻已松开，长发飘柔含香，拂着莫传生的面腮。莫传生被这么热吻着，不由心扉洞开，春意勃发。要不是身处大庭广众之下，他定会投桃报李，将这自幼一块儿长大的女伴搂入怀中，任一腔热情尽泄，不再有所制约。

透过柳茹絮微微颤动的雪肌，他蓦地看见蓝色厢车边，刚才被劫持的女子颤颤地立起身来。

直到这时，他才认真端详着她。

好一位清纯靓女。一身浅黄色裙装，看似朴实无华，细观却贴切适体，质地轻软则极富韵味地展示了她的青春芳华。

那张脸无一修饰，却令你暗叹似清水芙蓉，沉鱼落雁。此刻，她因惊吓还魂魄难收，更有一种凄幽之色。这种弱柳情态，最令阳刚男儿动心移神。莫传生凝视于她，目不转睛，把自个儿怀中的柳茹絮都似乎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阿生——”柳茹絮仰起脸，呢喃如莺。

“噢——”莫传生这才回神，收回目光，对柳茹絮道：“阿絮，那位小姐怕是受了伤——”

言罢，便拉开柳茹絮搂着自己腰间的双手，歉然一笑，径直向厢车边走去。

“小姐，你怎么样？”莫传生投以关切的目光。

“啊——”她长长地吁一口气，瞅着莫传生，怔怔地未能言语。

“我是观塘警署的警员莫传生，你受伤了吗？”

“——我，没有吧？”她终于启唇，也没观察自己，倒反问莫传生。

莫传生一笑，道：“你走几步，招招手看看。”

她点点头，照吩咐走了两步，又望着莫传生。

“再招招手呀，就这样。”莫传生举手侧身划了个圈。

她照莫传生的示范，左右两只手都挥动了几圈。

“没事儿，哪儿都没伤着，真是万幸。”莫传生心中石头落地。突然一闪念，自己如此的关切有点不寻常吧？

“真的？”女子秀眉下一双盈盈丽眼这才闪光溢彩。

莫传生微微一笑，点点头。

女子也咧嘴笑了，很浅，却温馨无比，如细风荡过潋滟明湖。

“谢谢你救了我。”她说。话语中不仅是感恩之情，还夹

杂着些许别有意味儿的柔媚。

莫传生还想再问点什么——他只觉得，眼前这女子犹如一块磁石，自己不知不觉被吸引；又犹如一片荫荫绿林，撩拨自己想涉入其中，观赏其清雅，领略其幽静。

“哎，传生，陪我进去换了装，我们好一块去金格兰大酒家呀。”柳茹絮不知何时已站到莫传生身旁，挽住了他的手臂。

莫传生不便再多言什么，也觉得过分的交谈未免冒昧。

他朝一辆的士招招手，车子滑行过来。柳茹絮还以为是他为他们招的，忙说：“我还没换装啦——”

莫传生摇摇头，对司机道：“请送那位小姐回家吧！”

“去哪儿？”司机问。

“噢，你得问她。”莫传生回答。

随后，他让柳茹絮挽着手臂，又转身向文化中心走去。

刚跨上石阶，他倏地轻轻呀了声。

“怎么啦，你——”柳茹絮忙问。

莫传生扭过头，那辆的士早开走了。

他很遗憾，连这女子姓甚名谁都不知道。

一辆豪华奔驰房车在暮色中驶出了旺角那一段最繁华喧嚣的商业街市，经太子道西，过立交桥后拐上窝打老道，直往笔架山而去。

新生代娱乐公司的老板文川荣瞑目不语，头靠着松软的椅背。旁边，坐着他的总管老发。老发那一双人称“耗子精”的鼠眼不时骨碌碌转动一圈，想说啥也不敢开口，怕惊扰了老板的默思。

文川荣年约三十五六，额宽鼻直，黑眉如箭。此时未露目，若平时亮眼，瞳光寒射，令你不敢正视，陡觉其咄咄之威慑。真要说五官形象，比时下影视圈内那些英男帅郎都不逊色，更有一种冷峻刚烈含蓄于内。青春年少之时，那位曾捧出过众多大牌男星的银城影业公司的万老板也对他动过念头，拍出震动香江的《虎兄豹弟》的导演盛伯，也一眼便觉其形象气质大可造就。

在香格里拉饭店，文川荣曾被万老板特意请去，有过一番面谈。

“阿荣呀，万老板对你是深为器重，有心捧你为银城首席男星。你要知道呢，这可是多少青春少年梦寐以求而无所得的呢。”万老板手下的西仔摇动三寸不烂之舌，送上一番甜言蜜语。

文川荣却眉宇不动。

大导演盛伯也开了口：“阿荣，你是天生之大材，若埋没于圈外，我这艺术良心有愧呀。人皆赞我为伯乐，我不敢以此自赏，也不无得意。可如果不能让你上银幕一试身手，一显风采，那我盛伯就枉活一生，徒有伯乐之虚名喽！”

盛伯如此心衷，倒也出自肺腑。

孰料，文川荣依旧是双唇紧闭。

在娱乐圈内叱咤风云，让众多帅猛英男和美艳靓妞都俯首的银城公司老板最后缓缓开了口。

“阿荣，你是怕我将你捧不出来？”

“——不是。”文川荣这才吐话。

“那是想以退为进，多押一宝？”

“——也不是。”

万老板叼着雪茄的脸凑近一些，鹰眼灼灼，紧盯着文川荣。

“旁边的盛伯见老板如此神色，也不由暗打寒噤。他若阴毒发狠，那文川荣就粉身碎骨了。这小子真是不识时务。

“那你把底牌亮出来，看万爷我能不能派对。”万老板头一仰，靠着宽大的椅背。

盛伯直视文川荣，替他捏一把汗。

“万老板，谢谢你的美意。要说呢，我对娱乐圈也不无兴趣。那群星璀璨，大红大紫的场面，泥塑金刚见了也会心烫肺沸，哪怕是一锅滚油也愿纵身而入，不怕一朝化为青烟，无形无踪，是不？——”

文川荣侃侃而语，倒令盛伯一怔。如此年少便心计老道，揭穿娱乐圈那缤纷云霓绚丽光晕中掩盖着的苍凉真谛。作为几十年目睹娱乐圈滚滚红尘中诸多到头来凄苦无路的盛伯，也觉他能有如此尖锐目光而值得称道。

“这么说，你是执意不给我面子喽？”万老板冷冷道。

“万爷，阿荣算个啥，敢违背您老人家的旨意。”文川荣依旧不卑不亢，仿佛巨石压来，双手亦能擎顶。

“那你——”万老板身子猛然直立，对眼前这个无名小子恼怒厉生。

“万爷，这里有个电话号码，拨通了自然有人接。若是对方点头，还别说当明星，就它妈在这儿拍个剖腹的真镜头，我文川荣要打半个哆嗦就是万人捣出来的野种！”

万老板瞅着他递上的字条，也不明这中间有啥奥秘。一努嘴，西仔便照号码拨了电话。

“喂，我是银城公司。你是——”西仔捏着话筒，脸色顿